

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四重维度

——基于“质”的多维释义

岑朝阳, 安维复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理解“质”。作为思想交汇点的“质”连接标识理论创新特质的“新”与奠基理论建构基础的“生产力”, 创设出“新质生产力”这一科学范畴及其得以铺展的时空轨面。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域, 对“质”所蕴含的多重含义进行归纳概括, 结合相关重要论述和科技创新情况, 总结出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四重维度: “触碰”世界、观其“质”貌是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存在论前提; 认识世界、察其“质”性是新质生产力范畴生成的认识论根基; 解释世界、循其“质”理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建构的价值论根据; 改造世界、达其“质”的是新质生产力观点应用的方法论原则。立足面向科学技术突破和制度机制探索的新质生产力理论, 有利于以其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与现实性促使面向新业态、面向新发展、面向新未来的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科技创新驱动主导的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和更高阶段。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质”;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0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5)01-0044-09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quality”

CEN Zhaoyang, AN Weifu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quality” is the key to grasping the ter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quality” represents the intersection of ideas, linking the innovative “new”—symbolizing the novel aspects of theory—with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lay the foundational basis for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is synthesis births the scientific categ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delineates its spatiotemporal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multiple connotations of “quality” can be summarized and categorized. By integrating relevant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with the current stat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be scientifically understood across four dimensions: Engaging with the world and observing its qualities forms the ontological premise for proposing the concept;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identifying its essential qualities establishes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ramework; explaining the world and adhering to its qualitative laws provides the axiological basis for theory constructio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to realize its qualitative potentials embodies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for applying the concept. Anchored i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emphasizes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institutional exploration, this approach harnesses the scientific, innovative,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natur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expedit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is paradigm is oriented toward new industries, new growth patterns, and new futures. Furthermore, it propels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deeper levels, broader domains, and higher stages,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收稿日期: 2024-1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KS033);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4CKS028)

作者简介: 岑朝阳(1998—), 男, 浙江慈溪人, 博士
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quali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由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其内涵要义、核心要素、功能定位、主体架构、现实诉求、目标任务等在总书记出席的多次重要会议及外出调研考察的讲话中得以进一步形成、完善。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3]……应当看到，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等领域深度关联的全新理论命题和重大实践课题。能否理解新质生产力之“新”与“质”并发挥其应具有的现实效能，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关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命任务、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

基于此，国内学界积极开展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截至2024年11月，《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AJD）收录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一万余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CND）收录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文章八千余篇，以“新质生产力”为题的专著、编著也时有出版。现有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4]、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5]，反映生产“质变”与工业发展的阶段性^[6]及“生产力水准的质变”^[7]，具有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及保障等多维向度^[8]。但应当承认，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阐释及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研究或多或少地存在理论基础薄弱、文本论证不足、国际视野缺失等问题，尤其是对于“质”存在扁平化理解。据此，有必要从多维度、多视角、多途径开展对于新质生产力之“质”这一重要概念的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力求为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理论智慧、实践支撑与政策建议。笔者认为，“质”是“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重要思想交汇点，它连接标识理论创新特质的“新”与奠基理论建构基础的“生产力”，为进一步诠释概念的整体

性构建了基本思想框架。因此，本文尝试从“质”的基本释义出发，将其作为解读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切入点，以期拓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阐释空间，彰显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科学真理性与实践引领力。

一、观其“质”貌：“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存在论前提

“触碰”世界以观其“质”貌是“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存在论前提。从“吾无以为质矣”（《庄子·徐无鬼》）到“气形光声，无逃质理”（《物理小识》）、“黑质而白章”（《捕蛇者说》），我们对于“质”作为物质、对象和形体、质地等的概念认知得以初步形成。把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范畴同对“质”的“质貌”理解结合，将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重要理论视角：现实的物质世界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则是新质生产力提出的国内背景。据此，结合各国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人类文明技术化信息化发展趋势，着眼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创新之“质貌”，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对于科技创新引领生产力变革、演进“质貌”的宏观映像，面向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实现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整体性跃升，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9]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对前沿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发展的关注不断增强，它们尤为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民众生活的重要意义。美国国务院及其下属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于2020年、2023年及2024年分别发布了《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National Standards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及《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 Update），强调“技术是当今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我们国家安全、经济和民主未来的核心”，而掌握持续涌现的新兴技术有利于“发展和加强美国的技术领导力”^[10]。英国外交部（FCO）与科学、创新与技术部（DSIT）2023年联合发布《英国国际技术战略》

(The UK'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trategy), 明确“优先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以“提升生产力”^[11]。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2023年发布《科学、技术和创新白皮书》(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白書), 提出以技术创新建设“社会5.0”的总体目标, 试图在实现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同时“抵御威胁和不可预测的情况”^[12]。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CSTD)2024年发布题为《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发展领域的全球合作》(Global Cooper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的报告, 指出战略规划、科学技术创新要素(STI enablers)、调查研究和研发创新是实现科技变革的四个关键领域^[13]。欧盟研究与创新总局(DG RTD)于2024年3月发布推进《欧盟新创新议程》(New European Innovation Agenda)的最新进展报告, 指出深科技创新(deep-tech innovation)“根植于前沿科学、技术和工程创新”^[14], 为可能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可见, 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极为重视科技创新体系构建、战略前瞻布局以及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这也反映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提出的国际背景和当代“质态”。

国家在推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15]。那么,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如何把握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技术话语”的科技自立自强同作为科技自立自强“学术话语”的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16]?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本体论“质”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方式。从国内环境看,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对于高新技术、科技行业、新兴产业及其相关领域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推进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新目标, 成功推动科技产业做大做强。2018年国家统计局明确规定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将其进一步划分为近500个国民经济行业^①, 相较于现行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分类^②, 进一步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化了对科技引领的新兴产业规模、内部结构和发展速度的总体认知。2023年, 国家统计局制订的新兴产业分类目录列举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

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等八大领域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涉及相关产业重点产品及服务已有近千项^③, 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进一步系统分类。目前, 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球第一^[17], 其中, 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及产业投资分别增长2.7%、10.3%^④, 对新动能成长壮大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以此“质貌”为前提, 新质生产力概念应运而生。

“触碰”世界是认识世界的前提。将作为对象的“质”的本来样态以其本真面貌呈现出来, 是存在论的要求。同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代环境、国际背景等结合而论, 需要从宏观层面把握各国科技政策与中国科技产业的实际情况, 为夯实生产力发展的科学基础和技术前提提供指引。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 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文明为特征的人类社会“新兴技术形态”以全新的样貌展现于我们面前。追根溯源, 这是源于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力已随技术发展达到既定高度并实现预期增长目标, 但就现有的科学知识水平、社会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机制等因素而言, 尚未达到实现生产力水平跃迁标准。因此,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新型工业化, 需要以新的生产力理论创新成果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

二、察其“质”性：“新质生产力”生成的认识论根基

认识世界以察其“质”性是“新质生产力”概念生成的认识论根基。沿着从“太素者, 质之始也”(《列子》)、“以质信言”(《韩非子·难言》)到“金石之质”(《登楼赋》)、“以求其质”(《柳河东集》)的路径, “质”作为素质、本质、禀性和朴实、朴素的意象随着人们对现实事物的深入认识而逐步展开。这为我们从这一释义出发观照新质生产力本身, 于认识论意义上探微其理论根基、形成过程具有正向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奠定的哲思根基和历史地平之上辨物正言、剖玄析微, “质简”地阐发新质生产力于现时代展现的“质性”特征与实存状态, 进而在认识世界的同时, 凝聚思想、建构理论, 以科学的思维和开放的态度深挖“新质生产力”生成的认识论源头, 令其于认识和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开辟前

进上升的道路。于此,新质生产力概念基于其认识论根基,为建构中国技术哲学开辟了一条扎根“中国土壤”、运用“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并有助于理解“中国技术的特殊性”^[18]的新路。

其一,“新质生产力”概念创生的前提在于“质”的创新性。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9]然而,没有理论根基的术语“创新”只能停留于形式上的机械翻新;同样,缺乏科学历史观依据的术语“革命”只能止步于形而上的思想整饬。“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科学理论范畴和一项重大实践命题,同一切科学学说一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20]才能察其“质”性,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演进历程就是其中的一条关键线索。沿着以魁奈(Francois Quesnay)、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和以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萨伊(Jean-Baptiste Say)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所开启的“生产力”研究理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吸收了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意见,以其率先进行系统研究的生产力理论为思想先导,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社会”“生产-革命”等更广视角和多维关系,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其二,“新质生产力”概念形成的要义在于“质”的合法性。在众多经典文本中,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得到明确阐释,其肯定了生产力对整个理论体系构建乃至人类文明形成的重要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描述生产力与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1]。马克思、恩格斯以此为基础坚持“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21]的历史研究方法,揭示作为科学历史观前提的“社会意识源于且受制于社会存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历史原理,为“新质生产力”术语革命的来源属性赋予合法性根基。《共产党宣言》则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分析资产阶级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原因,指出作为“束缚生产的桎梏”^[22]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

力的阻碍而非促进作用,为“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提出创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场境和分析语境。

其三,“新质生产力”概念展开的过程在于“质”的结构性。奠定科学历史观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要素中的关键地位锚定历史坐标。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展开对资本主义科技发展方式的批判并逐步深化对科学技术认识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始终只能以资本增殖手段而立足于具体的“当下”,无法真正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而科技的应然状态在于从历史叙事中找到自身的“位置”,以建构性而非闯入性的路径介入历史。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明确提出,科学是“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23]。在“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之后,科学“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23]的时代,只有作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1]的工业的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方能以崭新面貌和独特存在,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23]。同样,面对将唯物史观应用于自然界的理论难题和因马克思主义遭受攻击而辩护的现实需要,恩格斯对科学知识、技术进步的关注与日俱增。他于《反杜林论》等文本中强调“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4],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20],直面科学在人类物质生产和历史生成中的革命性力量。

观其“质”貌、察其“质”性,既是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要求,又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观原则。在通过对国际政策环境和本国发展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更好地夯实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存在论基础及其“质性”根基之后,“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生成的认识论基础正是能动的辩证法,其所仰赖的“历史科学”方法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新时代面临新挑战和新课题,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恰逢其时,在马恩经典文本中追寻这一科学理论的真理伟力,需要以“认识世界”的深沉态度省察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当代呈现过程。据此而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特点

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25]等论述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系统把握的基础上而总结得出的科学体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言微旨远、精辟深邃,更富有唯物史观的历史纵深、阔意妙指。申言之,新质生产力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为认识论根基,在时光轮转、变革迭起中附着于更为宽广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更为成熟的理论创新语境之中,打破生产力提升与科学技术进步间原本的边界,将催生以科学技术进步赋能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提升生产力的新思路、新手段、新路径。

三、循其“质”理：“新质生产力”建构的价值论根据

解释世界以循其“质”理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建构的价值论根据。这一论断由“质”的第三重释义得到启发:西汉《礼记》录有“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礼记·曲礼上》)、“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礼记·王制》),西汉末年扬雄所撰《太玄经》中载有“爰质所疑”,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更有“援疑质理”之言。以上所提及的“质”,有的通“诘”,意为诘问,其余则为对质、验证、评断之义。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种经验无一不是在诘问现实、验证假设、实现进步中得到深化的。据此而观,将“质”的此种内涵置于“新质生产力”的思想体系中加以审视,为以丰富史料和纪事本末直抵文化根脉及历史深处,以实事求是为科学态度、问题导向为基本原则、“解释世界”并求索真理为根本路径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价值导向和思想启迪。

首先,质论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建构的价值论始基。纵观人类发展史,生产力自始至终是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制度变迁与经济决定的决定性和革命性力量。“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9]正是通过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等要素在内的生产力发挥其应然作用,现实地生活着的个人得以在历史中存立,继而以生产性实践扎实构筑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以生产力为主要线索可以看到,人类历史大体上可被

划分为三大阶段,即以自然形态为主导的生产力萌发阶段、以人力形态为主导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以机械形态为主导的生产力演进阶段^⑥。第一阶段的主要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力低下并极度仰赖自然环境为特征的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以狩猎、采集为代表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第二阶段的主要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力逐步提升和人力劳动为特征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从受自然支配的活动逐渐开始转换为利用自然力;第三阶段的主要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力实现跨越性增长和机器使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从利用自然向着改造自然甚至“颠覆自然”转变。总之,生产力由传统到现代、由低效到高效、由“旧质”到“新质”的历史性表征和知识性锻造呼唤作为当代形态的科技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的出场。

其次,质论科技创新的现时代际遇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建构的价值论面向。当下,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量子信息、通信网络、集成电路、虚拟现实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明变革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先进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智能通信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持续发展,信息时代的科技创新已经深入人们社会生活的近乎一切方面,日益展现出不同于既往人类历史时期的实存特征。在国际层面,以大模型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持续扩散,在全球形成多圈层的研发中心,全球基础科研体系不断完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2022年,全球51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7.4%,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4.2%,产业数字化规模较上年提升1.8%,数字化的新经济新业态越发成为助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就国内而言,2023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长,基础研究经费保持在3万亿元以上,投入规模稳居世界第二;通信技术领域新建5G基站90.3万个,预计带动经济总产出1.86万亿元^⑥,但综合来看,发展仍面临经济增速放缓、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外部压力增大等实际困难,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突显当今时代科学建构和技术应用的重要性,反映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价值论要求。为此,协同和优化新供给、牵引和激发新需求,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形成高标准、高质量、高效能的生产力,构建最大限度激励创新、激励竞争的弹性体制^[26],着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蓄势赋能,是“新质生产力”范畴建构的价值论必然。

最后,质辩概念本身的内涵与意义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建构的价值论要旨。科学技术之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应从生产的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中提出问题对其加以考辨。据前文所述,于更宽广的时代视野、更广博的技术图景中对科技创新加以意义追索与价值锚定,于更辽阔的历史纵深、更深切的人文关怀中推进新质生产力价值论的总体呈现则更显必要。从一般意义上的“省力”“提效”到更高阶段的“造物”“颠覆”,前沿科学与现代技术以其高度的变革性与创造性彰显科学技术的工具效用、创新潜能。从其根本上说,新质生产力从思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中获得自身的价值合法性关涉两方面问题:一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科技比重增加,二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利用效率提升。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23]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待“被用于实践的科学”的方式迥然不同,科技创新在社会主义国家展现出生机与活力,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工业结构完善、教育事业兴旺、人民生活幸福、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西方人士亦评价中国近年来“致力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27]。应当看到,面对经济发展究竟应当更注重速度亦或质量的“速”“质”之辩,以“新”为首要特征、以“质”为结构框架、以“生产力”为本质内涵的新质生产力已然结合经济运行规律、科技创新规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应以科技创新为助推力量提升“质量”“效益”,兼顾“速度”“增量”,力求实现它们的协同发展。总之,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建构源于人们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度总结和探寻,是面对马克思“历史之谜”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历史之问的生产力层面的解答,是于问题导向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应用、时代化发展,因而具有原创性贡献。

四、达其“质”的：“新质生产力”应用的方法论原则

改造世界以达其“质”的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应用的方法论原则。这需从作为“质”的本义及其衍生意义谈起。“质”的本义是抵押、扣押(物)。《说文》明确提及:“质,以物相赘也。”《左传》《后汉书》等也多有“故周郑交质”(《左传·隐公三年》)、“遂纳子为质”(《后汉书·班超传》)等言。基于本义,“质”也被引申出契约、盟约,乃至信物、诚信等含义,如“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厚币委质事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此外,“质”也被用于指代箭靶,如“击方寸之质”(《器胜策》)等,故其义亦可被引申为“目标”。鉴于“质”的以上释义,我们得以在缕析新质生产力内涵叙事及理论效用之后,拓展其实践表征与应用形态的另一种可能:经历观其“质”貌、察其“质”性、循其“质”理三重维度之后,理解新质生产力亦应跃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达其“质”的,即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科技创新规律、技术运行规范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法治机制等在内的全方位制度创新,形成新的生产力发展理念、新的科学技术创新动能、新的社会环境等新质要素以“改造世界”,最终借由多种方式、多维路径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一,坚持变革求新、以“新”促质,通达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性“质”的。创新依托现实、突破传统,仰赖实践、推动变革,居于新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同样,新质生产力关键在质优,特点在于其创新性,本质则是先进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其首要任务也在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兴领域发展从根本上说源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28]据此,应增强创新自信,大力推进自主性创新、基础性创新和原始化创新,坚持从学科基础建设和科技创新实际出发,以勇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敢于打造精品工程的战略眼光、行动能力加大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资金投入,加大政策扶持、社会支持力度,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催生技术要素、数字要素驱动的新产业、新模式,增强科技引领、集约发展的新动力、新势能,拓展科技创新、技术突破的新应用、新场景,打造新质

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第二,坚持稳中求进、以“效”提质,通达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性“质”的。马克思认为,科学的力量与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作为生产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23]之中,要显豁潜藏于其中的积极因素,则需要对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采取更为包容、灵活的态度加以引导。面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1]。李强总理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亦明确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2024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29]。通过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一体”,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支撑得以强化,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得以进一步发展,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有利于促进以经济发展之“质”跃升至新高度。

第三,坚持人民至上、以“享”增质,通达新质生产力的共享性“质”的。科技创新自始至终面向实践活动,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紧密相关。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标志的新质生产力在其形成和应用过程中也应站稳人民立场,以人民至上为原则,为人民群众谋便利、谋利益、谋福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内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相统一、相协调的内在基因,旨在构建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共同富裕的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1]因地制宜、城乡协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也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并应用的现实举措。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应紧抓新质生产力高技术、高质能、高效率的特质,更好把握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统一,优化技术路线、加强技术攻关、促进成果转化,促进绿色生产、低碳生产、集约生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在增长速度和发展效能的协调共进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

第四,坚持公平正义、以“治”保质,通达新质生产力的规范性“质”的。订立规则、确立规范,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举措和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必要之举。在中国,新质生产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成并不断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把握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新质生产力形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30],构建法治体系、加强法治建设也是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建立新技术研发机制、完善产学研融合机制、搭建新产业监管框架、优化新业态营商环境、健全高新技术产业相关市场体系、加强前沿技术和核心科技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关系新质生产力应用的各领域、各方面,均需要相关部门给予政策引导、体制引领、法律保障,强化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力法治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从而为以科学研究创新、技术效能提升之“矢”去射经济社会发展、文明形态演进之“的”,追寻科学技术转换为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并为“改造世界”提供坚实支撑。

第五,坚持融通互鉴、以“和”谋质,通达新质生产力的开放性“质”的。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基本原则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必要之举,坚持开放包容、多元融合则是赢得发展机遇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概念既立足于本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更趋向胸怀天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1]，“要瞄准世界能源科技前沿,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31],为走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自主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明确了方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较之于封闭、排他或“脱钩”、“断链”的冷战思维,以融通互鉴、和合共生的包容态度对待文明多样性并积极学习他国先进技术经验才是造福本国人民、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反之,依靠他国的恩惠和施舍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必然前途渺茫。因此,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对于推动开放科学与国际合作、实现关键核心技术

联合攻关、形成新质生产力而言至关重要。

以直接作用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实践穿越表象、直抵本相是“新质生产力”概念建构的客观要求，更是新质生产力得以应用的方法遵循。现代科学技术本身处于创新的内在属性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张力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现代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时决不能仅仅从技术体系本身出发，而必须联系到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状况。我们亟须立足本国国情，发挥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之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以新汇智、以智施策、以策提值、以值赋能，以新质生产力之“质”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人类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观点或理论一方面以科学知识的形式在思想中传承，另一方面则以技术的应用形态实现传递。新质生产力何以缘起、何以生成、何以建构、如何应用等问题是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四项核心议题。面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32]等现实要求，立足“质”的多维释义，探赜新质生产力的存在论前提、认识论根基、价值论根据及方法论原则，构画自观其“质”貌为始，察其“质”性为基，循其“质”理为要，最终实现达其“质”的研究理路，开显以变革引领创新、以实干引领发展、以奋斗引领繁荣的文明道路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新技术、新要素、新价值、新动能参与生产过程并介入生产关系的深邃理论思考和深刻现实洞见，其在理论维度和实践向度上均呈现出逻辑递进、环环相扣的特质。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创新成果，新质生产力理论并非悬设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之上而脱离现实实践的“突现”（emergence）命题，而是内含丰富体系和严密结构的科学学说，并以此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顺应中国基本国情、适合中国发展需要，并统揽生产-科学、生产-技术、生产-知识、生产-创新等多重关系，启发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演进。不容置疑的是，在“历史科学”维度，作为一种技术生产

力观点的新质生产力理论始终存在深化的可能。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人类对技术要素的深度追问与生产性效用分析不会停止，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坚持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于创新中达致启思和开悟、于变革中探寻科学与真理。

注释：

-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
-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
- 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⑤ 该观点源于笔者对配第、魁奈、斯密、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穆勒、罗雪尔、布罗代尔等学者提出的“土地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资本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观点的吸收借鉴与批判整合，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观点为重要评判依据，同时参考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前沿研究。
- ⑥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产业创新生态发展报告（2023 年）》《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 年）》《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展望（2023 年）》《中国 5G 发展和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2023 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 4-8.
- [2]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N]. 人民日报, 2024-03-06(001).
- [3] 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N]. 人民日报, 2024-03-21(001).
- [4] 宋葛龙. 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方向与制度保障[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3): 32-38.
- [5] 姜奇平. 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与逻辑结构[J]. 探索与争鸣, 2024(1): 132-141.
- [6] 刘刚. 工业发展阶段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11): 111-125.
- [7] 洪银兴. 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2): 7-9.
- [8]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 14(6): 127-145.
- [9]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N]. 人民日报, 2024-02-03(001).
- [10]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leases updated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list [EB/OL]. (2024-02-12) [2024-10-03]. <https://www.whitehouse.gov/ostp/news-updates/2024/02/12/white-hou>

- se-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policy-releases-updated-critical-and-emerging-technologies-list
- [11] The UK'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trategy [EB/OL]. (2023-03-22) [2024-10-0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international-technology-strategy/the-uks-international-technology-strategy>
- [12] White paper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2023[EB/OL]. (2023-06-20) [2024-10-03]. https://www.mext.go.jp/en/content/20240227-ope_dev03-000034275-15.pdf
- [13] Global cooper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EB/OL]. (2024-02-05) [2024-10-03].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ecn162024d3_en.pdf
- [14] New European innovation agenda on the move – Report on the state of play of the new European innovation agenda [EB/OL]. (2024-03-15) [2024-10-03]. <https://data.europa.eu/doi/10.2777/097305>
- [15] 安维复. 从国家创新体系看现代科学技术革命[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5): 100-112.
- [16] 安维复. 科技自立自强: 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4(5): 94-100.
- [17] 王政, 刘温馨. 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 14 年保持全球第一[N]. 人民日报, 2024-01-22(001).
- [18] 安维复, 陈敏. 中西技术哲学新态势比较及其启示——基于期刊文献的考察[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6): 3-10.
-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5] 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N]. 人民日报, 2024-03-22(001).
- [26] 王曙光. 优质产业营商环境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J]. 新视野, 2024(4): 55-64.
- [27] 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N]. 人民日报, 2024-03-28(001).
- [28] 强化使命担当 深化改革创新 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N]. 人民日报, 2024-03-08(001).
- [29] 李强. 政府工作报告[N]. 人民日报, 2024-03-13(001).
- [30]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31] 大力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N]. 人民日报, 2024-03-02(001).
- [32]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J]. 求是, 2024(16): 4-11.

责任编辑: 曾凡盛